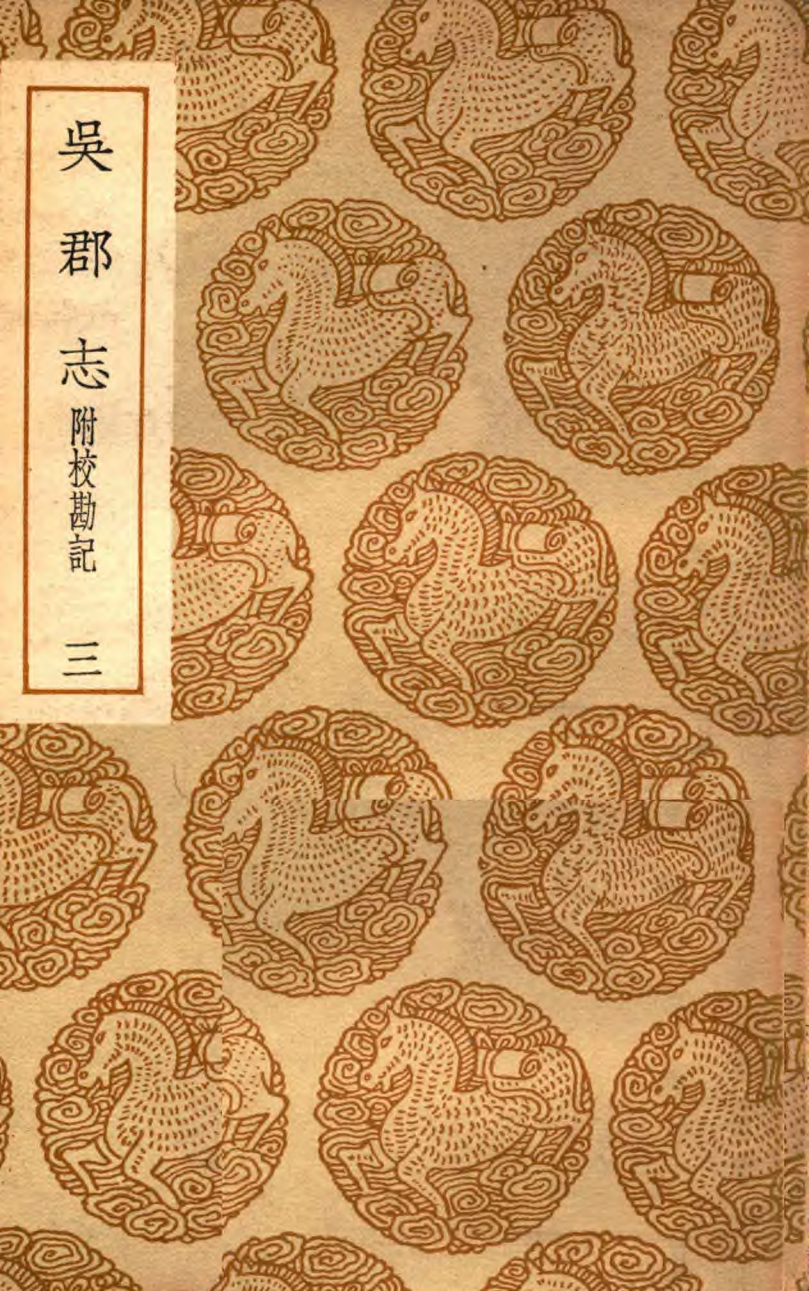


吳郡志附校勘記 三



吳 郡 志

附 校 勘 記
(三)

范 成 大 撰

吳郡志卷十六

虎邱

虎邱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中一小邱。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人坐也。劍池。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邱。唐避諱曰武邱。劍池浙中絕景。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愁愁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邱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回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踐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爲銘序云。武邱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獨孤及夜宴序云)方今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虎邱。莫吳西門。舉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鑲丹靄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烟掃除。蕭者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兜脫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逐酒。坐者皆和。吳移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挽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誓舞。塵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爲此山故事。皎然陪陸長源。裴樞遊武邱。雲水夾雙刹。遙疑涌平陂。入門見藏山。元化何由窺。曳組探詭怪。停聽訪幽奇。情高氣爲爽。德暖春亦隨。瑤草自的皪。黃樓爭蔽虧。金精發壞陵。劍彩沈靈池。一覽匪天界。中峰步未移。應來遠公石。列坐接松枝。(李峴劍池)闔閭葬日勞人力。羸政穿來役鬼功。澄碧尚疑神物在。等閑雷雨起潭中。(趙嘏虎邱贈魚盧士)蘭若雲深處。

前年客重過。巖空秋色動。水閣夕陽多。早負江湖志。今如餐髮何。惟君閑勝我。釣艇在煙波。(皮日休虎邱寺西小溪閑
 泛詩)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覆翠嵐溪。分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陸龜蒙)橫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
 溪。雲涯一里千里曲。直是漁翁行也迷。(許渾)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吳苑秋風月落頻。
 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世間誰似西林客。一臥煙霞四十春。(權德輿)陸四十虎邱對月。東風變舊燕。時景
 日新和。更想千峰夜。浩然幽意多。蕙香襲閑趾。松露滴荷柯。潭影漾空月。石牀封薜蘿。夫君自歲時。已負青冥姿。
 龍虎一門訪。淵深四海推。駸駸步駿馬。婉婉長離。元圃盡瓊樹。家林輕桂枝。聲榮徒外獎。恬淡方自適。逸氣凌鵬
 清。仁祠訪金華。辛葦瑤草秀。駢積雲霞滿。芳訊發幽絨。新詩吐良韻。故人石渠署。美價滿中朝。落日杉松直。芬芬
 蘭杜飄。雄詠鼓溟海。曠度韶烟香。營道幸同術。論心皆後凋。循環伐木詠。緬邇招隱情。慙茲擁腫才。受彼薄溪清。
 拘牽尚多故。夢想何由并。終結方外期。不待華髮生。(白居易)香剎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嶠嶠。玉立竹森森。
 怪石千層坐。靈池一畝沈。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夜遊西武
 邱)不厭西邱寺。閒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柔燭。猿觀怪鳴珂。搖曳雙
 紅旆。娉婷十翠娥。(容滿)蟬態等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武邱寺路)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去年重開寺
 路。桃李蓮梅。約種數十株。)好住湖隄上。長留一道春。(武邱寺路宴留別)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機馬簇蹄。清管
 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鵝嘶。漸踏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女瑣湖北虎邱西。(一木作潑汗)官
 (李紳)秋山古寺東西遠。竹院松門恨翠同。幽鳥靜時侵在月。野煙消處滿林風。塔分朱鳥餘霞外。剎對金蟻落照中。官
 備散寮身却累。往來盡謝二蓮宮。(劉禹錫)青林虎邱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來。遙從鳥飛處。茲峰淪寶玉。千載惟
 邱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披蒼苔。路轉夕陰遠。虎嘯漚谷寒。猿鳴松杉暮。徘徊松栢上。海江第一顛。日
 映千崖能誤。(劉禹錫)虎邱見元相公題名愴然有詠)澆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邱山。因公蚤負華才美。不得多時在世
 間。(李德裕)望海樓)獨窗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戶。山月出巖。碧池涵劍影。寶剎擣星影。却憶郡齋中。嗟
 眼此時景。(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瀆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真區中。始有近峰巖。
 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瀟瀟。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欲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鳥
 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余鬼神。忻君
 共幽贊。(顏真卿)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病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獻勝
 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為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數歎珣珉。中巖分雙樹。迥絕絕四鄰。窺臨
 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名高游遠峽。文繁沐牛津。迹異心虛閒。嶺同樹豈均。悠悠千載後。
 知我抱光塵。(李德裕)追和顏真卿)茂苑有靈峯。嗟余未遊觀。藏山在牛陸。懷谷為高岸。罔繞數仞牆。巖蒼千丈巖。乃
 碧林秋不換。冥搜既窅窅。逼逼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禱英亂。逸人緜清藻。前哲留篇翰。共扣哀玉音。皆舒文纈

段。難追彥回賞。(褚彥回曰。凡人所稱。常過其實。唯見虎邱則逾其所聞。)徒起與公歎。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爛。
(皮日休道和清遠道士詩序)虎邱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未以鬼神自謂。
亦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尚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師魯公愛之。刻
於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古。莫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顏之敘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
之寡和。又幽獨君詩二首。抑甚奇創。余嗜古者。觀而樂之。因繼而和答。不知孰氏之作。其辭古而悲。亦存于篇末。
噫。清遠道士。獨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乎。樂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詩云。成道自貞周。避世窮炎漢。
荆杞雖云梗。烟霞尙容窺。茲峯信靈異。吾懷歷流斯。古澗石鐵銜。嵐重輕埃漫。松膏膩幽逕。蘋末著孤岸。諸蘿幄幕
暗。衆鳥陶匏亂。磨鐻地中心。海光天一半。元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蟻蜂生夕景。沉澹餘清旦。風人採幽什。墨客
學靈翰。嗟余慕斯文。一詠復三款。顯晦雖不向。茲吟粗堪贊。(陸龜蒙道和清遠道士)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况茲
邁古土。復歷蒼崖窟。辰經幾十萬。邈與靈詠翫。海嶽尙推移。都鄙固蕪漫。羸僧下高閣。獨鳥沒遠岸。嘯初風雨來。
吟餘頭頃亂。如何鍊精魂。萬祀忽欲半。寧爲斷臂憂。肯作秋柏散。吾聞鄴宮內。日月自昏旦。左右修文郎。縱橫灑
翰。斯人久溟漠。得不垂慨歎。庶或有神交。相贊重興贊。(陸龜蒙補沈恭子詩序)案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
既爲神怪之傳。得非姓氏謬爲恭子乎。趙宣子韓獻子之類耶。恭子美諡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
疑闕其文。以爲恭子之恨。乃作一章。存于篇中。亦補亡之義也。詩云。靈質貫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
怨寡處。我亦小國尤。易名慚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遺遙遊。攜手柱枝下。屬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
落日倚石壁。天寒登古邱。荒荒已無夕。敗葉騎不流。亂翠缺月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反爲情所囚。異材偶絕
境。佳蕙窮冥搜。虛傾寂寞音。敢作雜佩調。(晁迥遊虎邱詩序)余罷掌賦東陽。歸次蘇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饒乎閭門。
且曰。虎邱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沛然慨心。諾而偕往。由枝承乘水輿。嘯清風。目幽。棹工叢
力。葉舟如飛。拂白英以半開。荼紅樹以傍出。造詣幽境。竟無纖塵。相與披煙蘿。凌磴道。杳疑天外。作爲佛宮。俯
臨劍池。呀若斷岸。磊砢蒼翠。不能形容。肆擬覽以東周。惜積景之西匿。一鵬一詠。扼興而還。遂裁八章。以表嘉會。
時淳化四載。自序。詩云。錢別閭門復少留。故人邀我詫離愁。旋沽美酒乘漁艇。急棹斜陽到虎邱。千古劍池呀怪石。
一方金地枕清流。歸時眷戀情無限。不得從容秉燭遊。(王禹偁)蘇轍園者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寺裏。
不教幽境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週來此便忘還。(遊虎邱觀白傅舊題因而有
作)樂天曾守郡。酷愛虎邱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羣麋鹿。忘機狎鷗鷗。乘興即
一到。興盡聊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閑。徒勞官職在天涯。一望家園一淚垂。不是虎邱多勝槩。拂衣歸去已多時。
〔吳王墓〕惜哉吳王墓。秦帝欲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禍。不待虎跡銷。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陳燒佐〕雲際樓臺樹杪軒。孤松千尺豈平田。危欄遠思微吟好。隱隱秋帆半入天。人間靈迹過曾遊。祇欠吳門訪虎邱。
今日偶來無限感。闔閭填左劍池頭。(丁謂)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虎邱山。仙
風時傍瀑湫起。珍羽多從杳靄還。官大龍深難得暇。林泉懷舊是偷閒。(梅堯)鳳池初下陟孱顏。虎寺重遊啟舊關。金錢
遞呼投釣渚。寶天輝映讀書山。臥龍昔日曾三顧。遼鶴千年始一還。應爲蒼生須再起。草堂蘿幄詎容閒。(范仲淹)昔見

虎耽耽。今爲佛子殿。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郡十萬戶。烟瓦百東南。(蔣堂)虎邱何爲山。鯨波湧而顯。(古謂海湧也。惟青鎮一隅。峙秀狀無限。透峯乃衆陰。四望拱孤燭。上有梵王家。高陞長洲苑。遊人接踵來。千里必重研。奔走趨層巔。凌競陟雲棧。下瞰洞庭卑。傍睨靈巖淺。魏乎吃寶閣。仰之目睛眩。中有明光書。麗若日星炬。三朝所秘藏。百靈共幽贊。茲焉真福庭。瞻者皆色灑。(音飲)覺覺塵世非。恍如化城現。塔頂拂彤霞。山脚環清明。北崖宿雪寒。東阜長曦暖。陰森巖腹空。詰屈廊樓轉。秋馨落雲端。宵境耿天半。處者病惱蠲。來者鈍根遺。予嘗邦寄時。所歷遊履遍。不領旌旗行。恐驚禽鹿散。捫蘿窮邃深。據檻望平遠。尋幽既歛欣。訪古或興歎。葬金墳已際。泮劍池猶漫。冰霰凋古杉。(皮陸所詠古杉也)朱丹浮甌浦。(今秋崖下泉湧。得竹筒數片。皆朱書。有古年號。)珍重講石存。譏評鬼詩誕。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悉冥搜。清景不可道。(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國朝有筆札。巖壁刻殘婉。刀削君漢書。龍蛇不疑冢。(蔡書劍也壁聚生公臺)二美貞禪局。千古駭人眼。於時出世師。淨住日營繕。發綠善侶勝。舉力梓工儻。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綯。海乘成安樓。宗風愉快聞。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滿。心惟挂纓歸。綠絲香侶斲。畢力梓工儻。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綯。海乘成安樓。宗風愉快聞。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滿。心惟挂纓歸。綠絲草樹春。幾爇烟風晚。願借一庵石。於茲修久觀。林端生色美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潛想地遺靈。僧窟松竹冬尤茂。寺路煙霞畫亦冥。自愧踰年假隱守。一週方得扣禪扃。(張伯玉)東客從來過虎邱。橋花渡口維扁舟。闔閭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颼颼。憶昔吳王全盛日。水犀十萬橫吳鉤。楚山既掘荆人塚。越嶺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船破國。誰知麋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閑照劍池秋。(王紳)山頭古寺多陳迹。故國空餘氣象雄。霸業已隨流水去。闔閭填草又西風。(蘇軾)入門無平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漉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嗥哇囁。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曠。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鶴翻初旦。愁鴛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和劉孝叔會虎邱)白簡威猶凜。青山與已濃。鶴閑雲作筆。馳臥草埋峯。跪屐若可教。卜鄰應更容。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朱長文蒲章諸公唱和詩題辭)虎邱之景。遺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崗陵。而潭淨寫哀容。歸去瑤臺路。還如月下逢。(朱長文蒲章諸公唱和詩題辭)虎邱之景。遺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崗陵。而潭淨寫哀容。歸去瑤臺路。還如月下逢。一絕也。近臨郭郭。轟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四聯穹隆。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淨。微海浸雲。盈不虛。終古滿溢。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佛宮。寶塔精廬。重樓飛閣。磅礴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邱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未傳者。又君劉公道。通守王君。欣聞嘉製。屬而和之。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鍾律。足以爲海湧之榮觀。中吳之美寶。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於是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它石云。元祐二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

〔蒲宗孟〕長松遶步水灣環。寺據吳王家舊間。瘦石千層開碧玉。疎圍十里裹青山。壁從地上巉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生公講臺下。無人說法但空還。(遊虎邱因書錢塘舊遊)失却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遊。東風昨夜思龍井。曉雨

全家入虎邱。望見遠峯疑石街。(南高峯勝處。)悞尋歸路認花樓。(沙河勝處。)明朝一出閭門去。清夢遙知在兩州。(八章子)園閣城外小層巒。瘦竹寒松數里間。蓮岸逢僧知近寺。入門鑿石漸登山。鈍鉤劍化空池在。幽壑詩成白日閑。遊客幸無官事束。何須齋訪數昏還。傳聞城角蟻行舟。自樂笙歌選勝遊。偶爲寒江阻潮汐。再容清賞獨林邱。燕回吳苑風和雪。夢斷錢塘月滿樓。盡把蘇杭好風景。醉吟紅樹巧裝州。(蘇舜欽)重事飄然付一舟。吳山崩寺且空留。白雲已有終身約。綠酒聊驅萬古愁。東來蒼淵深貯日。巖畔紅花巧裝州。三尺龍圖古到今。波光凝碧碧深流。(楊億)不聞城見古荒邱。雲裏鐘聲滿寺樓。白虎金晶不見深。昔曾雄踞此山頭。(劍池)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空自羞。(楊億)不聞城見古荒邱。脚池心徵海心。(試劍石)白刃凝霜水寒。當時入匣便迴還。巖前片石猶中斷。切玉如泥也不難。(生公講堂)海七名山即虎邱。生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說去千人坐。曾見巖邊石點頭。(孫觀)冬溫陽久亢。一雪意頗快。乘興泛扁舟。出郭信如邁。放棹得虎邱。恍然銀色界。瑤山夾細選。瓊樹復曲蓋。引步到層樓。極目吳城隘。飛鷲翔空中。千峯天外。景虛震可凌。寒重酒易解。羣兒兜老翁。於此氣不慙。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窮事幾。便當老生涯。泥飲醉生顯。挑燈喜見華。愁歎香火社。問病到毗耶。禪客青鞋軟。詩翁白帽斜。驚回蝶栩栩。喜聽鷓鴣查。推戶風敲竹。登林雨散花。匆匆一笑許。夕照上青霞。(前俱)四顧渺平野。孤撐見林邱。常疑湧池出。倘復海所浮。上有千人堂。靈蹤想前修。無情肯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千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兩晉多達士。東亭仰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白足。棄去如毛輜。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尋壑復經邱。人看李郭舟。藤花多昔日。桐葉最知秋。虎去發蕭蕭。龍歸趾屢愁。振衣臨石壁。未羨習池遊。(何麒)平地涌巖壑。稜層驚大雄。何曾遠人世。眞宮傍天宮。白虎威靈在。赤烏緣影空。生公能說法。音與塔鈴同。(方惟深)晉人事高曠。所寄多奇僻。雲巖倚天開。蒼淵下澗激。世傳靈劍飛。山石千丈裂。神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澹難詰。歲久多異說。惟當清夜來。靜賞潭上月。(千人石)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墜。當時聽法衆。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污。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不肯歸。石上看雲臥。(方仲荷)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鶴還。和龍求寶劍。曾此整厓顏。(王禹偁劍池銘并序)虎邱劍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皇之事。以爲詭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者流。不可語怪。因爲銘以辯之。銘曰。茂苑之側。震澤之濼。(淵同)巖巖虎邱。沈沈劍池。峻不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怪。化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城危危。陷其泉也。蓋取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離。長有止兆。蒙無亨期。構此屯難。成乎險巖。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籛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兩儀分別。爭融固結。擊搏而裂。斷壁雙揭。摩雲不徹。翠靄青殘。挫踐而中絕。寒流下咽。崑山未決。雪壑雷收。拗怒而曲折。整潔瀟瀟。呀梯洞穴。鱗翻成窟。龍戰有血。匪自人力。蓋從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實自然。劍何妄傳。我欲涉道。如池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勤銘山巖。破衆惑焉。言余志焉。(徐輔)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欄干。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西清詩話)。

吳郡志卷十七

橋梁

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爲準。分而爲四達。隨方敘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

婁門齊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東漢顧訓。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名試飲橋。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憇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常居其旁。（皮日休）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迴文。幾枚竹筍送德曜。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緣調樂。承家事少爲溪雲。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於他孫壽聞。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闔閭有苑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爲闔閭故跡。縣前東南。故傳皆闔閭苑囿遊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爲虎頭將軍。父亡五日。絕漿而死。郡人爲之造橋。吳地記。

四通橋。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吳王闔閭造。吳地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馬黃橋

管家橋

紅爐子橋

換馬橋

瓶場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宮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 又吳地記·云夫差女勝玉·出葬日·仙鶴舞引·羣鳴於市·因號橋曰鶴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狄勝橋

華家橋

跨塘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新街橋

吳郎橋

廟堂橋

任蔣橋

南新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顧周橋

雙板橋

大郎橋

衆喜橋

雪糕橋

積慶橋

蘇軍橋

衆安橋

通利橋

慶歷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寺莊橋

奚家橋

富孫橋

魏家橋

唐家橋

羅家橋

熙寧橋

廟堂橋

張香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棧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錢都衙橋

兵馬使橋

胡廂使橋

打急路橋

北張家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

徐鯉魚橋

廣化寺後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長洲縣前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西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閩門

臯橋在吳縣西北閩門內。漢議郎臯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李紳)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鷺塵隱姓名。鴻鵠羽

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太尉橋

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至德廟橋在太伯廟前。以廟故名。張廣橋

鄔家橋

穀市橋

小市橋

小平橋

普濟橋

魚行橋

柳毅橋

虎蹲橋

梵門橋

徐胡橋

劉家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仰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書橋

席家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翁家橋

丁家橋

艇船橋

安民橋

崇利橋

單家橋

曹使橋

絲行橋

利市橋

鷺欄橋

鴨舍橋

濟川橋

鞞鞋橋

蒲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盧家橋

使橋

錢橋

紅橋

宮橋

洞橋

隆興橋隆興元年建

黃牛坊橋

錢駙馬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黃土塔橋

西蔣家橋

小蓮湖橋

女冠子院橋

陸侍郎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革自德清退老于吳。以通議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以提刑名橋。子秉為發

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封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仙之地。事具異聞。

〔至和元年僧達本重建橋序〕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跡。按吳地誌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

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騰飛。宛轉駕空上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舊傳古有烏鵲館。橋因其館得名。〔揚備烏鵲橋上元詩云〕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爲秋河織女填。

竹隔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司前

清道橋

迎葑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董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鴨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燕脂橋

驅鬼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盡市橋

顧亭橋

遊仙橋

平橋

閻橋

草橋

甫橋

洞橋

祝橋

星橋

磚橋

程橋

營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書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涇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 紹興二十七年內建

樂橋之西南

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梅叢頭橋詩云)白頭橋奈白頭何。(是橋唐牧白公建。因得名。近歲伯純修之。人呼孫老。舊德如存故老詩。不特與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西館橋

太平橋

薦行橋

市曹橋

白磬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瀆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翦金橋

銀鋌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慈橋。吳軍憩歇。因名之。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為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

久廢闕。淳熙十六年。縣令趙彥真始復修之。勝概為吳中第一。

新橋。在盤門。分為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綠雲橋並盤門外

虹橋盤門

虹橋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牛塘寺前

便山橋虎邱寺前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楓橋普明院。

洞橋已上並閶門外

斜橋

安里橋已上並閶門外

秀峯橋

顏橋

張墅橋

新郭橋

藏圓橋

楞伽寺橋

讓橋

埭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奩具錢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塘也。

練城新橋已上盤門外

已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詳見舊經。

縣橋

驛橋

程橋

看婆橋

雙鳳橋

馬邠橋

泄水橋

通泄橋

富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卓基橋

盛墩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泄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舊經

安民橋在新涇中

利民橋在七里涇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經

利往橋卽吳江長橋也慶歷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內絕景唯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爲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圯下矣橋兩圯南有匯澤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

(鄭) 鄭興吳江橋詩云三百欄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繁繁插天錦練玉腰闊跨海鯨鯨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潮(蔣堂) 屬途橋橫五湖北聲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洲蔽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吳郡志卷十八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辯證門。〔白居易元稹〕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翻白。驚鼓跳魚撥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皮日休〕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瓈色。連空淡無類。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二。雙雙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掛蘆鷗。西風乍獵獵。驚波灑油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拆。樹勳為蜃尾。山浮似鬣脊。落日照鴻溶。清輝蕩地掩。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滂漉。討異足邈邈。尋幽多阻隔。願風興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伏。時常暴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彫箴。音奴籠也。鸞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倍栗。坑來斗呀豁。涌處驚嵯峩。乍如開彫箴。音奴籠也。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安帖。若受命乎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筆。嶼嶼見銅關。〔湖中穹崇山有銅關〕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峙。去勢猶橫逸。蒼閣成池氣。下注作清寶。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太湖上稟成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閩匹。竊為瘴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繞迎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警語。彪反。魚乙反。何當授真檢。得召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楊備〕魚初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而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蘇子美望太湖〕杳杳波濤閉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棹一楚吟。〔梅堯臣〕東吳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烟沈遠水。重露真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皮日休〕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半岩翡翠巢。望見不可攀。處處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橘栽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住處。好處無境刪。寂然不自適。脉脉當湖山。〔陸龜蒙〕昔聞明月觀。〔在建業故壑城。〕祇傷荒野

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新。遠樹分毫釐。周迴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策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鑄鍊鏡。(音姚)積漸調參差。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光悄不動。萬象寒啾啾。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雙心骨。何用神仙爲。

練濱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皮日休)吳王賦得園。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餘堦六宮潤。如丹粟。波殿鄭姐醉。蟾閣西施宿。轉舍烟舟。一唱來雲曲。不知欄楯上。夜有越人躡。君王掩面死。橫御不敢哭。鸞魄逐波瀟。荒宮養藥鹿。國破溝亦淺。代變草空綠。白馬都不知。朝眠還暮浴。(陸龜蒙)越特君子衆。大將壓全吳。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吳將渡天澤。以練舟師徒。一境止千里。支流忽然注。蒼筤東洪波。坐似馮夷艦。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千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諸胥。鳳柳半鶴都。錦紅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浩隨風駟。彈射盡高鳥。杯觥醉宿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爲壘。兵利德日削。反爲讐國屠。至今釣嶽殘。尙與泥沙俱。照此月倍苦。來茲煙亦孤。丁魂尙有淚。合灑青楓枯。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舊傳吳王避暑處周迴湖水一灣冰色澄徹寒光逼人真可銷夏也。(皮日休)太湖有曲處。其門爲兩涯。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號爲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掃粉墨。松竹調埃饒。山身紅絺褐。水苔清紫箬。木陰厚若瓦。巖磴滑如飴。我來此遊息。清夏殊方赫曦。一坐盤石上。蕭蕭寒生肌。小盃或可泛。方言云。小阿謂之糕。短策或可支。行驚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斂袖弄輕瀆。解巾敵涼颼。但有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嗚死綠舞馳。此中便可老。焉用名利爲。(陸龜蒙)霞島娟難泊。雲峰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岸過新雨。高蘿蔭橫流。遙風吹兼葭。折蘆鳴鸕鷀。昔子守圭竇。過於回祿囚。日爲蓮湖仇。(渠曲二音。簾之異名。)分作祇樹臂(低刀二音。並單衣。)願狎寒水怪。不封朱戟侯。豈知煙浪涯。坐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汎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向名焦邱。我本魚鳥家。恣室狹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消憂。

投龍潭在龜山。(皮日休)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漉木濞龍巢。腥風卷蛟室。曉來林岑靜。曙色如怒日。氣浦撲冥生。厚不敢燒。水怪恐摧辟。時有道士者。作被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碗甌。投之光燁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光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不備。亦既奉眞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語。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目色燒山翠。再皇一秦漢。豈獨探怪異。所冀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爲巨浸。尹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唯食血食能。但據珠珠睡。

生厚不敢燒。水怪恐摧辟。時有道士者。作被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碗甌。投之光燁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光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不備。亦既奉眞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語。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目色燒山翠。再皇一秦漢。豈獨探怪異。所冀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爲巨浸。尹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唯食血食能。但據珠珠睡。

生厚不敢燒。水怪恐摧辟。時有道士者。作被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碗甌。投之光燁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光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不備。亦既奉眞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語。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目色燒山翠。再皇一秦漢。豈獨探怪異。所冀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爲巨浸。尹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唯食血食能。但據珠珠睡。

何必費黃金。
年年授星使。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則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皮日休〕波光杳杳不極。雲景濤濤初斜。黑映螺粘蓮蕩。紅晴艇裏菱花。鷺鷥一處兩處。蚌蛤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款。共君作箇生涯。拂釣清風細麗。飄葦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帽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陸龜蒙〕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過了隱隱。心前挂席摇摇。白蔣知秋露裏。青楓欲暮烟銷。莫問吳趨行樂。酒旗竿倚河橋。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岸沈漁釣客。〔約略二音。魚網也。〕鄰村送客。龐卿。即是清霜刮野。乘閑莫厭裘重。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辨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程俱松江賦〕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履萬鍾而不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遇烟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濤。實爲五湖。地脉四達。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障。七十有二。聆若散螺。落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紫其錯丹。麟鷓之所趨。蛟鼈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包山有縹緲峰。明月灣。〕草衣木茹。泊若追蠶。盤而輿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合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鷗奮翅於決瀉。燭龍洗光于咸淥。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尙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望。散荒墟於垓塊。識斯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勛。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樂。攬五湖于一鏡。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後松江賦〕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頹然而長。薰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後矣。然子亦開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重巖。顧二瀆。尙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殘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悞機先。見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撼。銜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齧潰。江流枯赤。舉天椒之世仇。憤會稽之晚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激挽餘艤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告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

憤·塊然與喬木而俯播者·不可同日而言矣·聞者五季勢亂·錢鏐興·蘇瓌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
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威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
所惡·(吳江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邊所·)版圖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軍吏·舉敵蕃別·居廬鱗次·帶以千尺
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繫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歎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
事之萬變·去莫如其所遁·而來莫如其所由·今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缺而
夫子亦警弔抉眼之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乎·今之松江皮不對·顧謂西子·揮琴而歌·歌曰·霰雪紛紛雲霏霏·帶長鉞而
佩寶璐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晚晚而將暮兮·路既蹇而中迷·嗚呼古子之不返·折旋麻而舉杜若·羌掘掘其遺誰·餘音未
息·蓬然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宋之間夜渡吳松江懷古)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濱·神撥魚龍氣·舟衝鴻雁
羣·信潮頓覺滿·晴浦稍將分·氣亦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伏劍死·至今悲所聞·(又渡
吳江別王長史)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別龍初沒·書成鶴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
年·(波瀾)多年棧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驚馬雖然食短豆·野鷺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鷓鴣唯應信此心·
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乘月覆煩襟·(劉長卿)洞庭初下葉·南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
寄滄州·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杜牧)喉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湖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殿涼·月
轉碧梧移鶴影·露低紅草濕螢光·文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泊松江)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
波湖雨一相失·夜泊橫塘心渺然·(白居易松江亭攜樂觀漁)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
排簪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鱸紅鯉·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薛據泊震澤
口)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開風水·沿泊值漁翁·窸篠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鷹
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寥寥星欲盡·曠曠氣漸收·行藏空自棄·知識仍未周·伍君既伏劍·
范蠡亦乘流·欲竟鼓櫂去·三江多客愁·(許渾泊松江渡)漢漢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
歸路·兼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皮日休松江早春)松陵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水如·穩凭船舷無一事·
分明數得鱸殘魚·(陸龜蒙)柳下江禽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波足·唯有沙邊水勃公·(錢昭度憶具區)平
生愛具區·島嶼夾波湖·竹雨籠瀟瀟·花烟溼鷓鴣·神仙疑有宅·魚鼈自為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梅堯臣送裴
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使·頗香春作雪·吳江下有鱖·鱖肥喻堪切·炊煙調橙蟹·飽食不為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
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又憶吳松江晚泊)念昔西歸時·
晚泊吳江日·同隴過清風·淡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獨在後·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蔡肇除夜宿垂虹亭)東
南勝處未忘前·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餘無市井·下田水落見農耕·雪在西嶺層峰出·春到重湖鱗甲生·榻下霜蛟食
睡美·為聽千鼓作雷聲·(王禹偁)中郎亭樹綠江鄉·雅稱詩翁賦醉章·尊菜鱸魚好時節·晚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可功
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倚畫橫榜·二年為吏住江頭·照水滿眼碧波野·一
蓑疎雨屬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張翰精爽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塵埃·(又松江亭)登臨陡覺地塵埃·
時有清風颯滿懷·蠅蝶一條迷古岸·玻璃萬頃白天來·寒光浩渺輕烟闊·綠玉參差遠岫排·南指閩山猶萬里·遠人歸與

正無涯。(汎吳松江)帶蓬蓬薄薄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觸足對船窗。(韓龜佐)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穢然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蔣堂游松江)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青雲樹。島外濺濺弄月波。興盡歸來還更喜。舞鷗相送入烟蘿。(長橋觀魚)曙光東向欲曛明。漁艇從橫映遠汀。海面白烟昏落日。嶺頭殘澗混流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箬笠。(中秋新橋對月)月兒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蘇軾)吳越溪山與未窮。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迎意。擬看斜陽萬頃紅。二子綠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過江雨。盡日舟橫擊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鷗尾鬣紅。(楊備長橋)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沈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青虹兩岸頭。(吳江)松陵水國江前。秋風小浪鴨對酒。驚起鴛鴦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章憲松江謁王文塘勝處開樽俎。只欠浮輪特地圓。(晚泊松江)頭水。斜日輕帆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登詩肩。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浮輪特地圓。(晚泊松江)長隄牽百丈。舳舻泝清漪。山與殘霞暝。水將秋色宜。江寒征雁度。天遠暮帆遲。腹欲浮家去。烟波學子皮。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君)彼此持廉爲棄物。一名交讓兩分。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事具冢墓門。(皮日休)萬貫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楊備)臨流何必弔前非。花烟水綠。畫船安穩載西施。

箭溼一名採香徑。事具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卽漕河也。河西悉爲民田。不復有湖。民猶於河之傍種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云。(楊備)湖面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芰遠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

錦帆溼卽城裏浚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爲民間所侵。有不通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運河之陽也。今可通舟。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爲蔬圃。此種蓮舊蹟也。上有採蓮涇橋。

吳郡志卷十九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邱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考。而近世鄉賈，暨其子僑，及趙開論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否，自有一時去取。然竄僑考訂地理，塘浦所在，至爲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爲湖，濶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邱與權之記甚備。今探載之。〔邱與權記〕吳城東闌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民田以豬魚鹽，其民病賦入之侵蝕，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櫃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挾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爲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擊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爲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願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實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方經遠，爾屯舍宿，靡新，既成以授有司。鄂州元君實總之，尋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洩而決焉。奔涌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成也，倡風號霆，迅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養，以卒其役。人皆以爲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一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麥蒲美蕩稱是，計其入以爲修宗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鱉鰲灘。

治新洋江自朱歷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澆渚溼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漢。皆道而及江。田無滂澍。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插用柏合抱以為樞。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插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書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論請更之曰中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樞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籐條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籐條中。候乾。則以水車畷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為隄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隄。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為利。間。滯水道已成塘。陸塗尙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後鄭寬謂至和塘所以不隳一二年而壞也。蓋邱與樞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熙寧三年。崑山人鄭寬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凌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魯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濱平樂戴塘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泛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滲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發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漉使葉內輪開盤龍隄。

沈諫議開順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樓浦。及金籠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爲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說最爲疎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石。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州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間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邪塘大泗黃濱夷亭高壩巴城雒城武城養家江家柏家鰲鰓等湖。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衛練塘等村。長洲之長。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尙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臺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蘇州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惠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壩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壩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熱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壩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熱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管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故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迹。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壩身。壩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澀。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澀而東西流者。多謂之壩門。若所謂錢門張壩門沙壩門吳壩顧廟壩丁壩李壩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澀。東西其塘。則謂之壩門。壩門斗門者。是古者掘水於壩身之東。灌漑高田。而又爲壩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澀所以分其流也。故壩身之東。其田尙有邱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壩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壩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壩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廢。閱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某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積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關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積容。故蘇州得以饑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關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闕。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涇某家涇者。皆被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擴。故水道陸而流。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沿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

田。而四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殷攬薪水以灌漑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澗。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堰某家浜之類。猶古之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籬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籬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漕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遊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澗。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實資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萬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其資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虛。以不勞不虛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尙可方二百餘里。爲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爲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病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與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竄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壩阜。震澤難定。於環湖之地。尙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

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漫漶其地。是曠地也。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暴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之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渾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闢其塘浦。以共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尙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漫。而水田常然。其壩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凌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淺往往過之。且壩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壩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決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爲闢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壩門科門以蓄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壩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論後世發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泗段。滿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尙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泊乎年祀綿遠。古法驟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爲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浜。卽卽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爲白水也。今崑山柏家灣。水底之下。尙有民家階級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顯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戶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累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而塘只闊六七丈。此目所親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浚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開年浚沒也。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難完。傍圩無力。而遲延墾壤。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壩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爲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梅湖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觀昨來議狹泆汴河者。詔泆河闊處。水

而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儒不克復隄岸。墾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寒。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墾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壓。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墾壞。水得滯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閘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澤。每至四五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堰阜之田以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渰沒淨盡。故堰阜之間。幸得一熟耳。此蓋不復浦港。而畝引江海之水。不復堰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二)論自來講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擊畫。三四十餘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逵議。謂蘇州民間。一概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陸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效。不知大段擊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會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概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陸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以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擊畫。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效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地連堰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曩年吳。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堰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檢矣。然不論三五年間。尚又埋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墾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效。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盛澁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而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教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官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

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爲兩岸。每岸底只闊一丈四五尺。而只闊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論一二年。又至緊壞。故曰。總而言之。則輸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計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爲十縣。逐田外。尙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顧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爲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爲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頃。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潯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處濳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穿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慙慙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豬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馱引江海之水。及設壩門。以蘇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 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遠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澗壩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壁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新浦愧浦順匯浦養蘆浦大盈浦浦解浦梁乾浦石白浦直浦分彙浦內蘆浦趙屯浦石浦道謁浦千墩浦維浦張潭浦陸直浦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盡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順慕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邱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閘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緊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驛甚也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

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濱浦平樂浦戴塘浦黃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塘浦惟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雒瀆下雒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兩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或。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簾涇大簾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緒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闢私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待其浦之大者。開闢其塘。高築其岸。南齊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壘岸。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壘岸橫涇二十一條。閘菜涇楊涇米涇雙涇蘇涇南湖州涇湖涇朱涇水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團涇湖涇下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南涇水涇野長涇譚涇虞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二十三條。蓋此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鹽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基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距身凡二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涇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涇。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廟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涇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涇十八條。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盈尺。而田盡潦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阜田塘浦之迹凡三項。一浦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鳴塘練新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蠡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樓浦丁灣浦瀛子浦泥潭浦釘鈞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學浦蠡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黃浦美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新華浦桃浦泰公浦雙浦大楊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浦練新浦。已上塘浦四十四條。各是畝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謹者乃謂於此諸浦決灌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古人之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塢身之東至洧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新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南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次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漑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涇牛涇塘青壩橫涇五家壩橫涇鴨頭塘激涇楊意子涇西涇。東西之塘及壩門等二十五條。方峯塘錢門塘劉塘張壩門薛市門黃姑塘古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壩門廟壩門居涇李壩門丁壩門湖川門黃涇曹塘雙鳳塘薛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壩身已東塘浜門壩共三十三條。南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漑

高田。東西者橫貫二重壩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淺之。大者則置崗。或置堰而下爲水函。遇大旱則可以事賦。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蓄聚春夏之雨澤。使通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軌。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餘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爲八尺深花苗深。在常熟則爲福山東橫塘。崑山橫塘。謹具下項。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鮑浦。威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壩浦。上夾浦。下練浦。新浦。桃源浦。練浦。顧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西涇浦。楊林浦。七丫浦。鄞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浦。錢浦。澗湖浦。吳浦。浦。顧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西涇浦。楊林浦。七丫浦。鄞港浦。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鰲鰲浦。吳涇浦。高涇浦。西陽浦。新涇浦。陳浦。張涇浦。涇溪浦。黃涇浦。橫塘四條。八尺深花苗深。浦。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壩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低田隄岸察壞。一時漫流。積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爾。今不狗大浦小浦。惟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學。盡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爲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早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水田早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闢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闢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澶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爲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爲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爲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會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次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壩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壩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重要切不錄。曹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夏鐵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夏爲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夏以其說鐵累。徧下州縣。許諸邑人者詳合議焉。初夏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爲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瀦而基布之。夏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岸。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治矣。朝廷始得夏書以爲可

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竄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卿竄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聞。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踐。驛門亦破。竄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鏡散衆。遂罷役。竄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竄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僑書大略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闌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賦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堰闌之制。與夫溝洫賦治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釋。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二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松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藉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湖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瀦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太湖。一水自杭睦宜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樞蒙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太湖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督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滲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連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瀦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

於曼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尙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利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泗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瀟湖。沙水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壅滯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凌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濶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漕北。以斬築爲隄岸。所在陵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杯湖。太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爲腹內賦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二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塋爲說。是二者各得其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埠。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舊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順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楊子江。復決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遇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泗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閉以防江湖。而不知勤民作圩塋漲。故有壅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隄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勤民作圩塋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舊涇等浦。必置堰開者。且以舊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爲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開。驟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舊涇等浦。須置堰開。所以外防湖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舊涇等浦。亦皆有開。但無官司管轄。而棄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開。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爲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積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舊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開。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楊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漫漶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爲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

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宜欽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父已私水。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山常然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埠。然上流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埠。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于江。湖濱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開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埠。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唐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為隄岸。以防過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壽。開古溼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儒令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之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過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唯水不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塘隄。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繞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瀾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諸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池。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泗瀆斜塘瀆江家瀆百家瀆鱖鱖瀆。瀆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鷹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緒墩淹金涇淹明社淹。謹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阻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圍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瀆。即大水之年。足以瀉蓄湖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家。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之水。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瀆。有車水之利。其餘若斜塘瀆大泗瀆百家瀆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而分勤入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埠。開導溼沃。而所謂湖瀆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邾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為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

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爲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卽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菱蘆叢生。隄旁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礮開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漑民田。雖有水旱。豈能侵歲哉。諤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仰莊徽差戶

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

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之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汎溢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湖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壩身。壩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則必講經久不埋塞之法。今江之開壩。謂之壩。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觀之。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沒。則必講經久不埋塞之法。今

滙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觀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埋塞之由也。壩身之民。每閘雨則恐裏水之滅。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壩。以留餘水。此常熟諸浦埋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惡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消涓。來之浩浩。當斯

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二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裏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溼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三等之二。下等則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滙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理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據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

近裏。未免易埋。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經久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滿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

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埋塞。二利也。滙海之地。在浦水以濟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壩。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資。得以開市

出卸。官司遂可以開為。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通微東海。沙漲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平江河。以堰為限。遇閘開。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為田。為積水浸沒。十已八九。當時

水田利倍。莫益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為限。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浸沒。十已八九。當時

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非常熱。遇西北風。則常熱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熱山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若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賦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

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賦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

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賦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

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賦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

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賦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

唯高大圩岸。方龍興諸州地形相懸。昔人築圩墾田。非謂得以播種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然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然塘也。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顯裝陶滿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陸岸。圍裹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爲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然浦三十六浦。除常然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浦西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順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瓊港浦。常然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塘崔浦。馱涇浦魚磽浦鄧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共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仍差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具事目以聞。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爲名。別立價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爲募夫。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磨勘。

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官各四員。準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開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藥飲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卽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擦拄橋開修。至港口。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壩北。長三十四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游開修。接至練祈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而闊二丈五赤。止一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

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畸。而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赤。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爲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爲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一丈二赤。高六赤。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赤。深七赤。剏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斗門二所。又圍裏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各六赤。止七赤。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吳郡志卷二十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旣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犂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卽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訴於友人之喪席。訴怒。須瞑往攻離。離至舍。誠其妻曰。我爲勇士。椒邱訴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悲。瞑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邱訴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訴乃手劍。猝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訴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

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乃諷諫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螞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攜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蹠蹠微進。欲啄螳螂。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培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

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善道。

季札。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家而耕。乃舍之。札遂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劍。繫之冢樹。由是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蹇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蹇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蹇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

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爲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

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

村。是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增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闔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

臯伯通。漢賢者。居臯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爲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悚。岱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已候焉。爲媚嫉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揀火。更益其熾。愀慚曰。自威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爲己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子遜仕吳。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爲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

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太子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尙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瑁子喜。遜子抗。抗子承。遜族子凱。微。凱子禕。

陸瑁。字子章。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尙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僑扎之好。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尙公主。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爲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箴輒驗。孫皓時爲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允。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朗。才通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爲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書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華覈以爲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卒。子式嗣。陸禕。孫皓時爲將軍。父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史華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入爲中書侍郎。爲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敘。略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

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姪曄。

陸曄。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曄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諡曰穆。子諶。散騎常侍。弟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瞻其德。字薨。諡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歷職恪勤。純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襖而已。餘並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吳郡志卷二十一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爲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閭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

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謚曰簡子。梁杲煦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瞭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遜。沛國劉暹。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陵王求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閑。字遐業。慧曉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別駕。知難將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作亂。尙書

令徐孝嗣啓閑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標害之。子厥、絳、襄。襄仕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卻。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謚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刃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邈嘉其節。厚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閑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爲孝感所致。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爲度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爲盟主。爲賊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招摘供廚。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累遷中書黃門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

門喪寶。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徽孫。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婢直無所願望。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寬惠爲下所稱。卒。官特進。諡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煦。杲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罩。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陳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碁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尙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後遷吏部尙書。詳練譜牒。雅有識監。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球同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強記。受莊老於汝南周宏正。學成實論於僧瑯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琰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卽成。無加點竄。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卷。

陸琛字梁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邱公之子。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陸繕字士繻。倕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爲中庶子。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廡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參議政事。卒諡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諡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都督荊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諡威子。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中。召爲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

以尙茲。慶後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寶。梁尙書水部郎。父況。中散大夫。山才儻。好尙文史。紹泰中。歷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諡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儒林鄭灼傳。詡少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

元嘉中爲祠部郎。

隋陸搢。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參軍。世有文集。搢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中。爲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明經仕。隋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卽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巨劑。僵偃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爲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爲左侍極。檢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啖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爲天子爭臣。歷尙書郎。國子

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諡曰文通先生。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識論高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尙仁恕。卒贈尙書左丞相。諡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真清。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風績。遷工部尙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

陸柬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旣仕。好薦藉寒品。晚進。人有過。輒回折。退無一言。風流敏辨。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極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諡曰莊。

陸瓌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推勒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穿。瓌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陸長源字泳。

舊史作泳之。

餘慶孫。性剛而膽於學。好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罷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

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爲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騎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廷嗟悵。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療。五要簡官術。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數言竇參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數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元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隱義興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左僕射諡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賓虞子舉進士一不中往從張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費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百畝與江通常苦饑躬畚鍤之勤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雋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光化中章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唐書

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

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

談苑

龜蒙與顏薨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張

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終吳融爲作傳貽史官章莊

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薨書

北夢瑣言

陸諤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歐陽柎遺書謂其出處之遽諤遂還柎詹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眞練容典倨橫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歷堯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重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尙書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爲鄉先生。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徽之進對。與雍孝聞等力陳時政闕失。唱第日。皆駁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徽之已卒。

吳郡志卷二十一

人物

顧琛字宏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並爲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爲吳郡太守。琛雖貴達。吳音不變。

顧凱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尙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凱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凱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州刺史。諡曰簡子。凱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闢者不達。妄求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蠶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

郎俱不就。

顧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起。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子烜。爲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覬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淳旨者。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王夔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儻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靈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攜之遊武邱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湘東王記室參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閭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素。雅量邃遠。安貧專靜。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人。申其屈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續之子。庾亮薦翟陽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文苑英華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爲舉哀。謚溫子。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息。博極羣書。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烜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屬文。十歲隨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絕。侯景之亂。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伏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視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輿地志。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又撰通史要略。國史紀傳。未就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嗣允。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允永徽中。修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窞。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封本縣男。贈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謂顧氏復徙吳會。自晉司空和泊梁給事中耀。至少連十三代矣。又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該通六經。高貴百氏。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觀

夏卿所述。望蓋耆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閔。以拔萃甲科。次師安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禧。字景繁。祖沂。字歸聖。知龔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襄。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召爲太學正。卒。歸葬虎邱。
戴顓。字仲若。父逵。隱遯有高名。顓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陳遺。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鑑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剝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恆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爲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邱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弟點仕梁。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陸澄

虞悰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元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奉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陳景尙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

抱朴子

何點字子皙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眞素通美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士弟嗣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於武邱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宋齊之間累詔不就嘗患渴累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

感弟嗣

本名犯太祖廟諱

何嗣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先卒至是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嗣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嗣家世少壽惟祖尙之至七十二嗣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嗣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六孫修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陳

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仕梁國子

助教。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見重於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修道。瑒。個儻好口略。博涉經史。仕梁。以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立蕭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史周將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盡有中流之地。奉表歸陳。封襄縣侯。召爲領軍將軍。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改鎮公安。爲鄰境所憚。累遷五兵尚書。卒。諡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陸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嘗於山齋設講肆。集元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勳德。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勅。鑄之。略曰。天長路遠。歲久靈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仕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

孫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微時嘗與沈攸之共乘小船出都。有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刺史。景文字宏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徽。字伯彥。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麟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憂三年縗絰不離身經冬不御綿纊形體骨立柱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爲隕涕嘗在園中晝臥見人盜菜徐轉身向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爲學士校書郎

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尙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尙虛元素履眞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閭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邱壑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爲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爲

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逢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大歷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遇風濤。舟幾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使還。囊橐惟衣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餘姚郡公。表歸上家。寵賜贈帛。儒先以爲榮。卒贈僕射。諡曰宣。論撰數十篇。歸登。字冲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又策賢良。性溫恕。嘗慕陸象先爲人。正元初。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補闕熊軌。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慨懷順宗爲太子。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所先。知帝容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讜言。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諡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劾奏請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部尚書。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旣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員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既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爲顏子。復登制科。累拜尚書右丞。湖南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使安。卒。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修撰。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書記。破朱泚。公異爲露布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束帛旌表其閭。後爲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遜。牢切辭疾求外。所至以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問。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吳郡志卷二十三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潁川太守。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領尚書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爲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爲相。選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雍族人悌。雍子邵。穆。一名裕。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爲孫權腹心。權欲揣曹操意。遷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吳書。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爲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與舅陸績齊名。爲郡守。舉善以教。風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拔而友之。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郡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謝景羊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薛綜爲選曹尙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尙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奮威將軍。

顧禹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召拜侍中。禍難方作。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爲軍司。謀畫皆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祕。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爲鄱陽太守。王敦作逆。以軍期召衆。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苟。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功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諡曰靖。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曾祖容。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累遷中丞。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

官儀同三司。諡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尉將軍。曾孫琛。仕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子溫。字惠恕。少修節操。容貌奇偉。顧雍以爲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譖行。遂併幽之。略統表理曰。溫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若忍威烈。宥賢才。以純大業。固明朝之休光也。權終不納。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寶鼎初。使于晉。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禎。竝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曰。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驍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騷襲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榦。種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張緯。少有孝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緯帝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緯。使

仇王。偉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卒。子暢仕宋。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劉惔見之。清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當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尙書。桓元篡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元爲吳郡太守。一云爲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識。便同載去。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鱸。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邱賦。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吳書弟峻。

沈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勅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林笑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溫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宮交惡據擁護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爵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桓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拒魏曹仁衆寡不敵桓謂諸將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拜前將軍封侯桓輕財貴義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其分其沒也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喪事子異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破魏軍後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琳所枉害

卜靜字元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刻令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溫引爲選曹尚書性狷厲好爲清議是時郎曹混淆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別賢愚異貫遂爲浸潤所譖

韋曜字宏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

登帝位。宜名爲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但言論經議。爲不承詔。收曜付獄。徙其家零陵。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呂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廳。下奪囚。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衆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譴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陸抗奇其勇略。用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輒爲鐵瑣。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十餘年。清身率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奮論。與王沈釋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繫。惟誕與顧循。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該通百氏。詔諡文貞先生。三子爽、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家世好學。關內侯。蔚子文才。亦知名。

